

經部

論語纂箋卷三

元　詹道傳　撰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盖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絏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弟子傳名萇字子長齊人家語魯人）妻為之妻（如字）也縲黑索也絏攣（閭緣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為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宫名縚音滔又名适字子容謚神至反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　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家語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上官氏女孔聖世紀云开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公冶長所娶必伯魚之弟也又家語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後字伯尼有足病即孔子之兄也故叔梁紇又娶顏氏女名徵在生孔子也孟皮之女妻南宫檀

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云云　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子賤之姓當作虙音伏家語宓音密史記

宓與伏通濟南伏生即其後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說苑云子賤宰單父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十一人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音甫鬼此爾雅

釋器文然明堂位曰夏后氏之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則又是商瑚而夏璉未詳孰是外方内圓曰簋外圓内方曰簠皆宗廟盛^平^聲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

才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憎惡去聲下同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辯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

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家語字子若蔡人史記云字子開魯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　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

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筏房越反馬融曰編竹木大者曰桴小曰桴 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待洛反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甸即十里為成成則兼旁加三十六井甸止言正賦六十四井也旁加之夫止治溝洫疆界不與出兵之數春秋傳所謂悉索所白反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古者四井為邑凡三十二家千室之邑盖積而計之也百乘卿大夫之

家古注云鄭注大學百乘之家有采地一同百里之地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則百里之國聞方計之其地百成出車百乘也宰邑長上聲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可使與賓客言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客之禮儀及朝覲聘問之事大曰賓小曰客為君臣之别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顔子明睿余例反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　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音御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

去聲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丘氏去智二反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去聲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鏝莫官反也言

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毘祭反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

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sub>入聲</sub>氣居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sub>居臨反</sub>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sub>馬於虔反</sub>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弟子姓名魯人金氏曰史記家語有申姓無棖名豈棖三千之徒與慾多嗜時利反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　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下頂反自好去聲者乎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聲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　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徧反下同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又反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為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　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

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　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去聲）之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渠乙反左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其弟遺使室孔姞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

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出於人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史記索隱子產鄭成公少子也按春秋世譜乃公子發字子國之子以其出於公族故氏公孫恭謙遜也敬謹恪克各反也惠愛利

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忽域反廬井有伍之類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産政子産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註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金氏曰朱子謂有章程條法按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旐當時鄭國多是強族其分食都鄙必有侈僭故子産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者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差不得踰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而褚之之謂田有封洫者封疆溝洫此井田水陸界限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井之意故子産修正之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而伍之之謗廬井有伍者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伍蓋五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

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則相及慶賞相共吳氏曰數去聲下同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去聲者三是也左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史記索隱考嬰謚平字仲事齊靈莊景之世程子曰

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 知去聲）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僖伯彄字子臧辰其曾孫謚文莊文之間為大夫）居猶藏也蔡大龜也（元龜出蔡地因名）節柱頭斗栱（音拱）也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爾雅梁上楹謂之梲）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俗作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箋見上章）張子曰（名載字子

厚號橫渠先生長安人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鬭名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左宣四年初若敖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鬭

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 其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去聲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

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　齊君莊公名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匹為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　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　愚聞之師曰當去聲下同理而無私心則

仁矣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遂以小者信其大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去聲）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左莊三十年楚㲄令尹子元以鬬穀於菟為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

鄭取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　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

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扶又反

反於齊焉左襄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　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見經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去聲下同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侯病故也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愚按季文子處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初患反）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去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左文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都玩反）不徒多思之為尚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杜氏曰按左僖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于向速甯莊子也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逮之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于成公二年左右而後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云然未知何據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

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上聲)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左僖二十八年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及晉敗楚師於城濮衛侯懼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于踐土武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愬于晉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僖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

貨醫使薄其酖寗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秋乃釋衛侯　程子曰邦無道能沈（俗作沉非）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干是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

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金氏曰史記載夷齊名若字出春秋少陽篇古無此名字之例乃緯書附會耳孟子稱其

不立於惡人之朝（音潮）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烏路反）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去聲）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史記高帝紀尾生孝已之行顏師古注即微生高也又莊子注亦然素

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力灼反)美市恩不得為直也(左昭二十四年已惡而掠美為昏諸本掠音亮)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樹反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鄧名世考氏姓書謂此入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也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見繫辭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以施之於人亦通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去聲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宜反爾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

所為也今夫羈（居宜反）靮（音的）以御馬而不制牛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於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下同）矣知過

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焉如字屬上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去聲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

是也[見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

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劉向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按家語無其文集註誤也而欲同人道於牛馬一句亦非夫子所譏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義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

焉者故夫子然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内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内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聲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扶又反下同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顔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顔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語顔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蚤死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程子曰顔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

音預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口簟反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或曰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太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也胡安定瑗字翼之為國子監直講出題試諸生得伊川此論大驚異召處以學職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史記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注孔子家語亦有七十七人唯文翁孔廟圖作七十二人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

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静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去聲欲情既熾昌志反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顔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

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顔子之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去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周禮㮚氏為量量之為鬴容六斗四升鬴深尺内方外圜象天包地外鬴釜同又按儀禮歸賔饔餼篇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六籔曰秉則五秉今八十石也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禄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周禮地官遂人則以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鄼五鄼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而大司徒之職則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愚按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此郊內之制也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此郊外之制也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亦異其名　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　程子曰夫子之使如字子華子華之為去聲下為之同夫子使去聲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

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禄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見記檀弓角角周正中去聲犧牲也月令仲秋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量大小視長短䟽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視長短者王制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周正者即長短全具之義中犧牲者中程度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此語本䟽文家語亦言其生於不肖之父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　范氏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

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　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

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間平聲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爾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間去聲斷徒玩反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平聲非在我者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都玩反)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與境同)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聲)使(去聲)者善為

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内外之分皆可以樂音洛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

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有疾先儒以為癩音賴也淮南子精神篇子夏失明伯牛為厲厲即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惟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

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北牖之牖或為墉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平聲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侯氏曰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音互）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上聲）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　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郡羽反）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平聲）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

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　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音患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

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聲下同）己小人儒為人

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閒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音御）之以此

○子游為武成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胡氏曰飲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吉月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然也發飲射讀法胡氏固詳之矣又按皐書百考云州長每以正月正歲及春秋祭社屬民讀教法一年凡四黨正於四時孟月朔及春秋祭禜及正歲屬民讀法一年凡七族師每月朔及春秋禜酺屬民讀法一年凡十四是州長四讀黨正七讀族

師十四讀一年之閒凡二十五讀法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　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左傳稱孟子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箋見篇首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丁練反策鞭也戰敗而還音旋以後為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與掩同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謝氏曰人能操平聲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

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去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去聲白

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 張敬夫曰譬之五穀周禮夏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詳見五穀不分燮 知者知其可食

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去聲 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盖中人以

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

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
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
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
所知不憚所難為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
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去聲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

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註括結閡也動而無結閡之患也閡五代反與礙同靜而有常故壽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

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彊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去聲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鄉注云此非周制不三卒伍不修甲兵作内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内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大抵從簡尚功之意備見齊語故一變乃能

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禮特牲禮用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馬融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或曰木簡見於漢急就章顔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即此也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 程子曰觚

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聲則不國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

為仁之陷害故有此罔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扶又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去聲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平聲如此之愚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音扶

約要去聲也畔背音佩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子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史記世家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見之禮答焉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

路不悅以下云云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或問見其小君禮歟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以為夫人至大夫皆郊迎執贄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又士相見禮大夫始見于君執贄夫人尊與君同亦當有禮相見杜云大夫始見用羔鴈見夫人亦當然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矣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左襄二十五年齊崔杼殺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

也厭棄絶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音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聲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

民不興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反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去聲)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於危反)痺(音畀)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莫非已也認得為已何所不至若不屬已自與已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

如字

平聲

音扶

去聲下同

去聲

時豔反

贍足也

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之以求修已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論語纂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纂箋卷四 五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戴璜

論語纂箋卷四

元 詹道傳 撰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

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史記儒林傳戴德事漢宣帝為信都大傳戴聖為九江太守趙宋韓元吉叙小戴云蓋自漢興得先儒禮書凡二百四篇戴德刪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今立之學官者小戴書也戴禮虞德篇夫子有昔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商賢大夫

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賛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

也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音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　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去聲

中申字說不盡故更著陟略反作着非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閒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不同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　程子曰孔子

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去聲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

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去聲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葢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内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去聲隙乞逆反而涵泳從七容反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他鼎反為束儀禮脯一脡長尺有二寸禮記少儀壺酒束脩疏云束脩十脡脯也又周禮膳夫肉脩注疏加薑桂調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謂之脯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至其薄者禮曲禮下凡摯與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鄭音木匹即鶩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繁纓也拾射韝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胡氏曰在禮禮無以束脩為贄惟記禮弓曰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贄也然比羔鴈為薄故云至薄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

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幷去聲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

受教之地也　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賢遍反)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謝氏

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音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平聲於聖人故亦能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周禮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

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尚書牧誓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司徒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一鄉有萬二千五百家出一軍　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　此八字爾雅訓釋文又小旻之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蓋古有是語　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　謝氏

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顔子為可以與音預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音扶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如字下同)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

交於神明也（禮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史云三家共攻昭公公居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為高

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與齊大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其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苦怪反聵

五怪反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變見十三篇衛君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

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練小祥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

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所爾反)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　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樂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自言嘗讀

他論金氏曰舊來經書無印本太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唐明宗長興以來國子監始有版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司所寫已與古文不同自來民間傳寫本猶有存者故劉忠定公尚得見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史記世家孔子自楚反衛年六十三乃魯哀公之六年也自衛反魯則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已六十八矣註云學易時年已幾七十者此也又案世家云夫子晚而喜易作十翼謂上下彖上下彖

上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讀易而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則我於易彬彬矣　金氏曰五十字當是吾字之誤　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程子曰孔子雅素之

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音式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去聲名言者與音余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音茲）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

速也謂汲汲也　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葢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音扶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音佩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去聲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　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式亮反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宋世

譜桓公子向氏肸向羅上距肸五世向羅子曰巢曰魋曰頎曰子車曰牛即司馬牛也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朱子或問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閑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平聲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去聲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聲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　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音燭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韻書繳射曰弋故孟子繳而射之集註亦云以繩繫矢繳韻弋箭著之以冒禽足謂之矰繳也

宿宿鳥　洪氏曰孔子少(去聲)貧賤為養(並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音角)是也(見孟子)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

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徧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

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　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

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　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左傳註陳楚名司寇為司敗　程氏職書未見陳之司敗若楚之司敗見於文十年宣四年）昭公魯君名稠（音疇）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左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云云是儀也不可謂禮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魯人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防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叢說古者婦人皆以其姓在下而以孟仲之次加之如春秋所書仲子伯姬孟姜之類是也春秋之時同姓之國雖多昏姻之道皆不

通吳之祖太伯為太王長子魯之祖周公為太王之孫昭公娶同姓與禽獸何異却諱而字之曰孟子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　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

以為萬世之法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和去聲反復音覆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七容反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聲)之難易緩(去聲)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

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此以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音潮）氏曰（名說之字以道清豊人）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去聲）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去聲下素行同）之辭也（毛晃韻讄字註與誄同古者卿大夫歿則君命有司累其功德有文以哀之曰讄周禮小史掌讀誄是也此引古人誄辭以明疾病有祈禱之事非以誄為禱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

禮疾病行禱五祀出儀禮第十三篇註云謂門戶竈行中霤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　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聲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

行去聲者不能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方服反而玩心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音泰王之長上聲下同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扶又反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或問古人辭讓以三為節一辭為禮辭再

辭為周辭三辭為終辭記鄉飲酒云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無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寖衰而周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吳越春秋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

業者其在昌乎太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髪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事之自號為句吳吳言句者夷之發聲史記吳世家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句吳荆蠻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至四世孫周章立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時章已君吳因而封之夫音扶以泰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如何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上聲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賛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左傳僖公五年宮之奇曰泰伯虞仲大王之昭也泰

伯不從是以不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葸絲里反絞古卯反

葸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　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

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

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知反覆方服反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　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見記檀弓乃子張將死之言　君子保其身以沒為去聲下為是同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　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去聲以辱其親乎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音志之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遠近皆去聲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

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倍背並音佩）謂背理也籩竹豆豆木豆（三禮圖說籩盛棗栗脩脯糗餌之屬豆盛菹醢之屬）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平聲）存省（悉井反）察而不可有造（七到反）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音扶）籩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扶問反）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去聲）禮暴

慢斯遠矣正顔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賢徧反於外曾子蓋以脩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音教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顔淵是也顔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去聲故能如此 謝氏

曰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爲在己失爲在人非幾平聲於無我者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與平聲

其才可以輔幼君鄭玄注年十五已下何晏曰鄭知六尺爲十五者以周禮卿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以其國中七尺爲二十對六十野之六尺對六十五相校差五年差一尺而知也又韓氏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

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毅魚既反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平聲下同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居隘反可謂遠矣　程子

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去聲下同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去聲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音諧之束出禮記禮運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揺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平聲唱迭和去聲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宮其數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水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木音角三

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　漢志律有十二陽律為律陰律為吕律以統氣類物曰黄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吕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吕應鍾大吕夾鍾中吕皆曰律陽統陰也　叢說詳註意即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是也語録云謂如黄鍾為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黄鍾為商大蔟為角仲吕為徵林鍾為羽蓋五音十二律皆上下相生聲始於宮律始於黄鍾宮即黄鍾也其法皆三分去一益一上下隔八相生宮之數八十一三分去一下生徵為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為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為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為六十四而五聲備矣黄鍾之管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吕南吕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

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上生夷則夷則下生夾鍾夾鍾上生無射無射下生中呂而終焉前所謂黃鍾為宮至南呂為羽五御是從宮商角徵羽順數其實於黃鍾生林鍾太蔟南呂姑洗依前五聲次第生去也第二無射為宮至林鍾為羽亦然所謂更唱是十二律皆可為宮所謂迭和十二律皆可為徵商羽角相繼和去 金氏曰黃鍾為律律元三分損一下生呂呂三分益一上生律是為十二律語錄云每聲分為十二等此即禮運䟽十二宮各有五聲共六十律也又國語有七聲者乃益以變宮變徵乃樂之和而聲相連接處蕪前共八十四調歌者樂章之音調作樂則以人聲為貴也舞者以樂音之輕重疾徐為舞節以象其形容也八音白虎通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大鍾編鍾石玉磬特磬編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管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鼗鼙也木柷敔也謂以十二律叶五聲而押詩歌以入八音之器為樂也 可以

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壯里反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去聲下同先後淺深也　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音扶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

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去聲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並去聲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

然也 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列子云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將限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釋文狙獼猴狙公養狙官芧橡子三四三升四升也又見莊子齊物篇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好去聲

好勇而不安分去聲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

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　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盖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苦忝反　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

相因盖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易去聲

穀禄也至疑當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禄如此之人不易得也　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禄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好去聲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

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見賢遍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音問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賢遍反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世治去聲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音禄庸人不足以為士矣可恥之甚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摯音至雎七余反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詩之正風正雅周公所定樂歌之辭也按儀禮鄉飲酒禮工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又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者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邦國燕禮則不歌笙閒之後即合鄉樂周南召南關雎鵲巢以下六詩鄉射禮則不歌不笙不閒惟合此六詩而已蓋以二南者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化之端此六篇者其教化之原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必以此而合樂焉此所謂亂也玆非樂之卒章乎而所謂關雎之亂以為風始者關雎為國

風之始也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學之美盛如此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侗音通　悾音空）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悾悾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二字出周禮校人註　蹄大計反齧倪結反）者必善走其不

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竦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與去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　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

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私列反臯陶音遥伯益邢昺疏稷契皆帝嚳子臯陶字廷堅顓頊之子伯益臯陶子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旦召實照反公奭施隻反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於沼反散上聲宜

生南宫适其一人謂文母此馬融說文德之母文王妃太姒也從文王謚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左昭元年當武王邑姜方震太叔註邑姜武王后太公女姜姓又見昭十年註九人治外邑姜治内或曰亂本作𠃹古治字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

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畔國以事紂見襄四年蓋天下歸文王者六洲荆梁雍去聲豫徐揚也惟青兖冀尚屬紂耳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

取而服事焉叢說禹貢五服服內地所封諸侯朝貢皆有時各依服數以事天子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指微矣或曰宜斷音短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閒去聲菲音匪黻音弗洫呼域反

閒罅虛訝反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菲薄也致

孝鬼神謂享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蔽膝也以韋為之語錄韋熟皮也祭服謂之黻朝服謂之韠何晏註曰黻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冕冠也冕冠上板前低後高因俛以得名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禹之黻冕則五冕皆是也皆祭服也溝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音老者也箋見孟子滕文公上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音潮廷之

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音預也夫音扶何閒然之有

論語纂箋卷四